

萍莎文萃 陆天 第93期

总顾问： 痍弦  
顾问： 林楠 沈家庄 微言 程宗慧  
主编： 冯玉  
副主编： 刘明孚 靖莲英 杨柳  
编委： 林丽萍 周保柱 段莉洁  
加拿大中华诗词学会 联合主办  
加拿大大华笔会

本期责任编辑 / 杨柳

# 相遇荒原

文 / 融融

翠鸟 (Kingfisher) ——吃鱼为生的小鸟，长相如同一个矮小干瘪的老头，嘴巴又粗又长，超过头部的直径，变得头重脚轻。它经常怒发冲冠的样子，好似带着一顶与羽毛同色的帽子。工作服一般的青灰色散布在头部、背后和翅膀，前身或白或铁锈红，绑着围兜一般。短脖子上的白圈，好像是白衬衫领子。所以把它看成一个打扫卫生的老头，从长相到穿着，都不为过。这位“清洁工”，站在河边的树杈上，不高不低，大约3米左右，聚精会神地盯着水面与河底，一旦猎物出现，便风一般无声无息插入水中，衔着银鱼飞回树枝。它的一生，只为这一件事情忙碌，直到老死。

这是我在德州最南边的一条公路旁第一次与它相遇时得出的第一印象。路旁有条河，芦苇和杂草丛生，南方特有的歪脖子树 (Mesquite)，叶片细小如须，对付干旱绰绰有余。

“它在那里！”我的同伴说得斩钉截铁，语气喜出望外。我求助说：“在哪儿？我的望远镜看不到”。他不理我，忙着在车里架起三脚架，两只脚竖立在车门和他的座位之间，第三只脚横顶在另一扇车门上，镜头对准了“小老头”。我说：“那么远，拍不出好照片。”他自顾自地拍，没有理会我的话。时间像荡漾的河水，缓缓地在我们眼皮底下流过，阳光从肩膀渐渐落到背后。他并没有拍照片，而是用长镜头代替望远镜，仔细地观察着。每次路过那条公路，必定发生同样的故事，即便连“小老头”的影子都没有，他都要停下来，等待“情人”出现。很多次，对着干裂的歪脖子树、摇摆的芦苇、茂盛的杂草、水中的倒影、还有那些奇妙的精灵，我真想大喊一声：“你们知道吗？世界上有一种没有回报的爱！”

翠鸟对于野外摄影师来说，是可遇不可求的对象。他有很多杰出的照片，有一次竟拍到了翠鸟嘴里含着一条七八寸的银鱼。他天不亮就出

去，在河边搭一个摄影用的工作帐篷，等着阳光把大地越抹越亮，等着一觉醒来的翠鸟，对它说一声“早安”。有一次，他在帐篷里等了7个小时，一张照片也没有拍到。帐篷只有1米见方，除了三脚架，只能放一张折叠的椅子。四周有很多拉链，拉开就像一扇窗口。晚霞的余晖里，他返回，脸上带着倦容。我问道：“灰心丧气？”他摇摇头，憨厚地笑了。“还要去？”我问。“为什么不呢？”他说。其实，本就知道他还要去的，就像翠鸟，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却成为他生命的全部意义。

我和啄木鸟有一段情谊。它飞到我的面前，飞得那么近，就在房车旁边的矮树林里。它的后背对着我，一道黑一道白，一直延伸到翅膀，整整齐齐。尖硬的尾巴紧贴树干上，一边往上爬，一边用硬嘴巴啄去。它在中途停下，转过脸来看我——一顶红帽子，金色的鼻子，金色的脖子，乳白的脸孔上还有一对大眼睛。我感谢上苍让我见它一面，如此清丽秀美，仅仅一面就已经难以忘怀。没想到，第二天同样的时间，它回来了！我手忙脚乱，想给它弄点吃的，抓了一把花生米扔在树脚下，竟然把它吓走了。那天夜里我没有睡好，简直像失恋一样，希望它明天还能来。大清早，我在树干上涂了一层花生酱，柑橘对切，插在树杈上。阳光下，我看见它在空中滑行，飞成一条线。然后抖抖翅膀，再滑行。“啊，这里是你的领地，你的家乡，快下来吧！”我在心里呼唤。不一会儿，空中闪过一条黑色的弧线，它降落在涂了花生酱的树杆上。原来，这是它喜欢的招待方式。我每天都坐在房车的窗口旁观看着啄木鸟，希望它感受到不一般的关爱和照顾。不知过了多久，我从房车里走了出来，等待它的来临。它果然来了，没有介意我的存在。我们之间只有2米左右，一举一动，包括眼神的变化和思绪的闪动，看得清清楚楚，这是何等信任何等荣耀。这时，我才略微懂得，一个堂堂男子汉为何被一只小鸟征服，20年不变。

很多野外摄影师都有和他一样的情人精灵，或多或少而已。新墨西

哥州往北向山上开去，每年 11 月，不用通知，不用约定，大家都在博斯克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相会，因为此刻成千上万的红顶灰鹤（Sandhill Cranes）正从北方回来。一边是被砍倒的包谷地，另一边水波粼粼，可谓飞鸟的鱼米之乡。方圆 5700 英亩，敞开胸怀，拥抱灰鹤，也拥抱来自四面八方的观鸟者和摄影师。中国人称鹤为仙，毫不为过。仙鹤的细腿、长颈、舞姿以及眼神，是世界上最完美的艺术。人类舞蹈的每个动作都能在仙鹤的肢体语言中找到渊源。光和风，山和水，柔和的曲线，变幻的速度，把天幕切成一个又一个小片，每个瞬间，每个片段都是独立的空中舞台。在太阳落山以后，火烧的背景，黝黑的剪影，千姿百态，美不胜收。

在佛罗里达州和德州东部的橙市（Orange），千百只苍鹭、白鹭、美洲蛇鸟、鸬鹚等成双成对恋爱同居，筑巢育儿。发情季节的鸟儿脸上有特殊的颜色，眼神也特别温柔。雄鸟像孔雀一样开屏，荷尔蒙在根根羽毛中展示雄威。雌鸟总是耐心地等待，时而轻吻，时而与雄鸟的脖子绕在一起。一旦雄鸟跳到背后，雌鸟就把屁股翘得老高，而雄鸟则用翅膀像屏风一样把最精彩的镜头掩蔽起来。然后，就是恩恩爱爱地寻筑爱巢，衔接树枝，累积枯叶。妻子生蛋以后，丈夫负责守卫和供应食源，有的轮流值班互相换位，翻动和看守鸟蛋。丈夫外出时，妻子伸长了脖子，等待夫归。双双团聚时，又是拥抱又是轻吻。过些日子，鸟宝宝出生了，像婴儿一样哭叫着来到世上，父母忙碌地喂养爱抚，一对夫妻一个鸟窝，转眼从三口、四口、五口，变成一个大家庭。

在北美的荒原里，我遇到了美国一流摄影师亚瑟·莫里斯（Arthur Morris），身患多种无法治愈的疾病，但一旦拿起相机，走进野外，犹如天外的幽灵注入体内，目光深邃，精神抖擞，整个一条新生命。凯文·卡尔森（Kevin Karlson），以拍摄飞鸟而赫赫有名，却是那么谦卑和真诚。与我相遇之后成为知己，只要我开口，他就把照片通过电子邮件寄过来。我的朋友，大名鼎鼎的劳雷·提度（Larry Ditto），举办摄影讲座时，堂堂座无虚席。前不久不幸谢世的汤姆·维卓（Tom Vezo），不仅在北美屈指可数，而且在欧洲多次得奖。脚穿皮靴，手握相机，倒在摄影途中的汤姆，时年 61 岁。

我仰望他们，就像他们仰望飞鸟一样，五体投地。他们包容天地的心胸和目光，耐心和专注，常常令我动容。让我们回到自然中去，脚踏实地，同时，拥有天空。



#### 作者简介

**融融**，美国西北华文笔会创会会长，原上海《解放日报》记者，移民美国三十多年，现退休在森林绿草青山脚下。与陈瑞琳合作主编《一代飞鸟》繁体简体版。主编疫情文集《匍匐前行》《抹不去的痛》等，撰写和出版长篇小说、散文集、游记等十多本书。

# 练摊儿

文 / 文章



爱上国画之后，每天勤奋创作积下了不少“作品”。我把它们拿给一间当地画廊，画廊老板看了之后说我们现在没有展位了，你过段时间再来。当地人比较认可工笔画，能欣赏写意中国画的人不多。我知道这就是婉拒了，失望地正要离开，老板说正好这个周末有人租用我们的场地办圣诞节前小商品展卖活动，要不你租个摊位自己卖卖看？

交了五十刀摊位费，分配给我一张长桌子。我铺上台布，先把大幅的挂上，小品画铺开放在桌子上。然后把从国内带来打算送人又没送出

去的折扇、书签、玉石手链、景泰蓝手镯、串珠饰物、木梳子等小商品按类别摆放，撑撑场面。

为了鼓励看客去每个铺位打卡，入口处主办方发给每人一张卡片，上面列着所有的摊位号，逛的时候向摊主索印章，结束时凭卡片参加抽奖。开张不久，来了三世同堂的一家华人，老人小孩一大群。孩子母亲让我在他们的卡上签到时，男孩看上了标价两刀的串珠小熊猫，女孩闹着要景泰蓝手镯，被父亲一阵呵斥。

送走这家人，我把东西归整好，抬眼一看面前多了一男一女。男的瘦瘦高高的，一头金色的卷发，蓝色的眼睛里闪着活泼的光。女的明眸皓齿，说话轻言细语，看上去很有教养。两人都是二十几岁的样子，手拉手，像是一对情侣。男的一眼看上了一把折扇。这是把纸质折扇，一面画着几枝修竹，另一面用草书写着刘禹锡的咏竹诗“依依似君子无地不相宜”，标价 5 刀。我告诉男孩扇面上中文的意思，还说这两句诗跟他的气质挺相配。男孩很高兴，连声说谢谢！

让我没想到的是，两人到别处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原来是那个女孩想买檀香扇。这把扇子是绢面的，蓝底上点缀白色的小碎花，檀香扇骨散发阵阵幽香。女孩爱不释手，付了 20 刀，欢欢喜喜地拉着男友走了。

近四个小时，只卖出去两把折扇、一只木梳、两个串珠制品，除去摊位费，净赚 20 刀。放眼望去，似乎只有卖毛线编织品的摊位人稍多一些。虽说真正想卖的画一张都没出手，但有人喜欢我选购的工艺品，也算有所收获。我突然发现，做生意其实就是寻找知己，同样的眼光和品位。生意场上能成功获利的，一定是深谙人心之人。

在加拿大，这种非正式“练摊儿”的机会很多，当年来留学，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给我的第一课就是“院售”。

负笈西行，大号行李箱除了四季衣物、一把菜刀和几包方便面，也就放不了什么其它东西了。所以落地之后的当务之急便是购买生活所需。虽然都是些日常用品，若去商店购置，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学姐面露神秘笑容，说别担心，周末带你去个好地儿。这个好地儿便是当地人极为热衷的“院售”。

“院售”不需营业许可，春暖花开、秋寒未至之时，周末两天，早九点至晚四点，将家中闲置物品，摆放在房前草坪、车道上，或者车库里，就可以练摊儿了。一家人喝着啤酒聊着天，顺带着照看。小孩子的玩具、不穿的旧衣服、淘汰的锅碗瓢勺、台灯、自行车、婴儿车等等，应有尽有，小件一刀两刀，大件十刀二十刀，价格非常亲民。有豪放型的房主，物品连价都不标，随意报个一口价。我们这些囊中羞涩的穷学生，缺什么根本不用去购物中心，周末去高档住宅区逛一圈“院售”，花不了几个钱，全部置齐。

要是遇到一呼百应的主儿，整条街约好了一起出摊，“院售”的规模可以很大。逛的时候出了这家去那家，非常过瘾。当然了，“院售”的信息并不全靠随机去碰。一般办“院售”的人家都会在主要路段的电线杆上贴上“指示牌”，把路人引过去。有了网络之后更方便了，只需在社区网站上贴个小广告，到时就有一波一波的人寻着来逛。

周末逛“院售”的习惯，持续了很多年。直到买了房，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在“院售”买的东西，很大一部分只是从对方的车库搬来我家的车库而已。赶紧也弄了个“院售”，半送半卖地清理出去了，从此戒了“院售”情结。

在加拿大，“院售”的收入不必交税，可见政府也是鼓励的。来逛“院售”的，不只是我们这种穷学生或者囊中羞涩的人，开着宝马的大有人在。这就是加拿大人“一家的垃圾另一家的财富”的理念。让车库里落满灰



尘的物品变废为宝，造福他人，也算“recycle（重复使用）”的一种吧，卖的人和买的人都理直气壮的，并不觉得身份掉价。

除此之外，每个城市都有几个“旧货店”、“价值村”、“善意社区商店”之类的店铺，接受居民捐赠。捐赠的物品消毒处理后以很低的价格出售，可谓价廉物美，很受新移民和一些家里孩子多又收入不高的家庭的青睐。大衰退加上新冠疫情把很多家庭推向贫困，购买二手生活用品成为人们缓解困境的救命稻草，这里的生意很是兴隆。

这种店大都是非赢利性质，利润用来资助某项研究或者贫困家庭。戒掉“院售”之后，这里成了我最常光顾之地。我的兴趣主要在工艺品，木雕、瓷器之类的。这些年我淘了一套紫砂茶具、几只英格兰骨瓷杯，还淘到一只清乾隆年间出口的瓷盘，特别惊喜。

除了“院售”和“善意社区商店”，加拿大人还有一种“练摊儿”的机会，就是节假日之名的各类“展销”。我“练摊儿”的迎圣诞活动就是这种。这类活动中，“公园里的艺术（Art in the Park）”规模最大，每年 5-6 月在户外举行，为期两天，可称作小城一年一度的“艺术节”。期间小城万人空巷，估计全城爱凑热闹的人都来了。偌大的公园，沿着小径一个接一个全部是白色的帐篷，每个帐篷就是一个摊位，中间的草坪上停靠着几个食物销售车，车的前面是摆放着座椅的大帐篷，供人休息餐饮。

这个活动因为疫情停办了两年，今年恢复，门票涨到了 7 刀还人潮汹涌。我逛了逛，见一同胞在那儿卖大幅的中国剪纸。有的是传统的“福”字，花中四君子图案，有的是带有创作性质的树木、房屋、人物剪纸，装在简易镜框里，标价竟然高达三到五百加元。好几个人很感兴趣地在挑选。看来咱中国特色的艺术品还是很有市场的。我大受鼓舞，打算明年带着我的画去那儿练摊儿。这个活动请了音乐人在场子中央演奏，还租了充气跳跳床供孩子玩耍，摊位费应该不低，但若能在茫茫人海里遇到喜欢我画的人，不也是一种快乐？



#### 作者简介

**文章**，加拿大华人作家。毕业于南京大学大气科学系，理学博士，任职加拿大农业部研究发展中心。中国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北美中文作家协会会员，加拿大中国笔会理事。著有长篇小说《情感危机》《失贞》《剩女茉莉》《玉琮迷踪》，散文集《好女人兵法》。其中《剩女茉莉》获首届京东杯“锐”作者征文大赛长篇作品二等奖，入围“江苏省第六届紫金山文学奖”，《玉琮迷踪》获 2022 年度“华文著述奖”。微型小说作品获第二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双年奖一等奖，多篇被译为日文。

# 面条姐姐

文 / 郭小娟



到萨斯喀彻温旅行，是我们温哥华的四位女士结伴去的。我们是网友，从未谋面。最年长的刘老师负责张罗机票、制定日程。出发前一天，她在微信上不断地嘱咐，疫情期间，不知道要在机场耽搁多久，上午10点的飞机，请各位8点30分准时到。

到达机场的集合地点，没人。我看看表，8点20分，还早，就在靠近大门的地方放下背包，四处张望。办手续的机器排成一溜，孤零零的，连个人的影子都没有，机场大厅仿佛被荒弃了一般。我靠在墙边，有点冒汗。心想，真不知道该不该做这场旅行。一只鸽子飞过玻璃穹顶，划出一道魅影。

8点41分，刘老师和小李到了。她俩倒是兴致勃勃，喘着气向我问好，说抱歉有点迟到。我们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对方，网友初见面，也是分外惊喜。

9点整，第四位女士还没到。刘老师着急了。她说，最好是四个人一起办理登机，这样丢了。她踮起脚尖望望周围，又掏出手机拨电话。我们盯着她，她皱皱眉，嘟囔了一声，怎么关机了。再拨，还是不通。

“我们走吧，也许她不想参加这次旅游了。”我拿起地上的背包甩在肩上，自嘲地笑了一下。谁像我们，敢在疫情期间旅游。

“再等等吧，要不她来了，找不到我们也会着急的。”小李抹了抹头上的汗，眼角露出一丝担忧。

我开始反感这位，噢，我想起来，她的网名叫面条姐姐。

等到广播登机了，我们三人才急急忙忙办手续。在登机口，刘老师转身向后望了一眼，已经没人了，才关了手机。

下了飞机，当地接待我们的马大姐已经等在机场出口，还有比我们先到的从多伦多来的三位女士。此刻，突然跑过来一个人，握住大姐的手，又朝我们一一点头。她瘦小身材，穿着一件红色风雨衣，口罩上方的眼睛含着笑意，眼角有些上挑，一头浓密的黑发优雅地盘在脑后。她说：“我怕晚了，就提前办了手续登机。哎呀，终于见到你们了。”刘老师和小李也朝她笑笑。我抑制着一股怒气，心里说，你登机了，就不能打个电话告诉一下吗？我把头扭向一边，假装在看风景。

萨斯喀彻温省是加拿大的草原省，以牧场和麦田著名。大姐开着皮卡，先领我们去参观了里贾纳古老典雅的市政博物馆，然后就驶向无际的草原。一路上，绿绿的草地上不时掠过红色的房子，或是金黄的麦堆，还有彩色的野花。我们的脖子跟着扭来扭去。忽然，一片亮色的湖水旁，几只棕色野鹿伸着颈长的脖颈在饮水。我们惊呼，大姐停了车，大家赶紧抓起手机。野鹿怔了怔，然后转过身一只接一只地跑远，我们却追着拍照。黄昏时分，天空出现了从未见到过的巨大橘黄色落日，我们跳下车，对着太阳摆出各种身姿。马大姐招招手，来来来，我们大家合个影。大家赶快转过身，排成一排。我悄悄地挪了挪，远离开面条姐姐。

直玩到晚霞染上了淡墨色，我们才回到马大姐家。这次旅行，我们被安排吃住在这里。大姐看我们都累了，就说：“先歇歇吧，小睡一会儿再做饭。”她给我们分配了房间。正巧，我和面条姐姐分在一屋。

我把自己的行李拖进房间，绷着脸指了指床。她用胳膊碰了我，“天热，你睡靠窗吧。”我斜瞟了她一眼，哼，你是怕风吹着吧。就把背包甩在床上，躺下去。她揪过毯子轻轻给我盖上。我没理她，扭头睡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一声“开饭了”把我惊醒，起来后才觉得饥肠辘辘。可不，从早饭后一天没吃东西了。

我洗了脸，下楼，看见面条姐姐一个人在厨房。厨台上摆满了蔬菜和食料，水龙头哗哗地响，两个锅冒着热气，一股肉汤的香气直刺味蕾。

“好了，马上就好，你先坐。”她顾不上看我，忙着从锅里捞面条，分在八个碗里，再浇上肉汤，一碗一碗地端过来摆在桌上，又去烫青菜。

大家陆续坐下，端起碗吸溜吸溜地吃面喝汤。一身的疲倦好像被这面条吸走了，每个人脸上露出心满意足。刘老师边吃边夸，这面条谁做的，简直吃不够。马大姐拍着面条姐姐的肩，她是山西人，做面一绝。面条姐姐腼腆地笑笑，站起来，看了看大家的碗，又去厨房煮面。她白净的脸红通通的，眼睛盯着火苗，泛起明亮的光。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耳边就听到轻轻的声音：起床了，懒姑娘。一睁眼，就看到面条姐姐那向上挑的眼睛，笑盈盈的，脸上有种丰饶感。

洗漱完毕，我下楼，桌子上已经摆上小米粥、炒青菜、煮鸡蛋。面条姐姐在烤面包，她说，你先吃，我多烤几片咱们路上带着。我拿起筷子，

说了一句，昨天的面条真好吃。她笑笑说，晚上回来，我再做不同口味的面条。

就这样，旅游一周，我们吃了七天面条姐姐做的面条，似乎还没有吃够。分别时，她拥抱着我，“知道你爱吃面条。哪天到我家，给你做地道的刀削面。”

我突然感觉，在她那瘦小的体内，有种深切的力量。我看着她那细长的、向上挑的眼睛，等着吃她的刀削面。



## 作者简介

**郭小娟**，医学博士，曾任医科大学教授。2020年开始文学创作，现为海外文轩作家协会理事，加拿大女作家协会理事，浙江省温州市文联协会会员，加拿大大华笔会会员，加拿大话剧团编剧及演员。

# 有关季节和心情

文 / 范文瑜

## 鹧鸪天·看星空

昼隐其光夜始明。郁蓝深处散天晶。  
参差点缀连霄汉，映带迷离入苍溟。  
时序转，海山平。人皆渺小似尘轻。  
大千世界谁长久？日月风云万点星。

## 浪淘沙令·初夏黄昏海边漫步随笔

落日洒余晖。海面风回。暮涛声里白鸥飞。  
眉月清光弦上细，几点星微。  
曲岸翠相围。草木葳蕤。悠然浅步忘时归。  
最喜身心皆有寄，情伴诗随。

## 苏幕遮·秋心

晓烟凉，凝露气。归雁鸣空，声断寒秋里。  
菊老残枝香委地。落叶纷垂，疏影何堪倚。  
怅西风，愁客意。昨夜清霜，又在蝉鬓积。  
萧瑟情怀无处说。心上波澜，莫问因谁起。

## 相见欢·踏青

雨晴春已消靡，草烟低。花径落红满地、积香泥。  
垂柳软，牵丝绊，阻人归。更有青风缱绻、拽罗衣。

## 菩萨蛮·春妆

晓来对镜匀妆面。凤钗低袅青丝挽。红脂点檀唇。眉山翠黛痕。  
低头摇合扇。香细风丝软。半袖锦罗纹。敛藏几许春。



## 作者简介

**范文瑜**，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诗词爱好者，加华笔会网刊《加华文苑》传统诗词栏目编委，现居加拿大温哥华。